山庫全幸

史部

刑部即中許北棒覆勘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極總校官知縣臣緣 琪 磨銀出土日胡觀

琪

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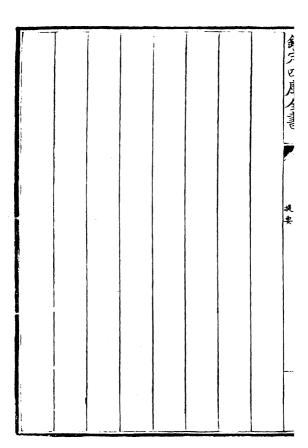
大に切りには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 提要 字正傳發州蘭溪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禮 有遗闕因集録其鄉頭自梁追宋末每人先 部部中以宋婺州守洪遵東陽志所記 次其行略而附録其所著詩文亦有止著其 臣 等謹案敬鄉録十四卷元具師道輯師道 牧鄉録 史部七 **傅記類三** 總 绿之属 拗

金石中日人日明日 宋方符所編宗忠簡遺集師道謂不及見故 義例則是錄實為博要金華代出碩儒師道 止載矯齊記及答雷公達書二篇刪汰殊無 記答雷公達書君子有三戒說四篇而文統 復有闕遺如是録載潘良貴矯齊記靜勝齊 所錄全在元人以前文獻流傳尤可贵情若 三卷蓋祖是書為之然較之是書既多複出 目者明正德問金華守趙鶴有金華文統 十

烫宝四草全事 劫二帝歸范瓊以為無益獨具草與趙子方 瓊泄謀于金師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 結軍民得眾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 調梅執禮客與請將謀奪萬勝門夜入金營 陳七四秀才五言一首方符所編轉未之及 集中封事諸篇此録不載然此録有贈雞 則亦足補其闕矣又此書編輯諸賢小傳猶 在宋史未成以前故多有異同參五之事若 **敬鄉**錄

台ラセスノニー 節之適則引割克莊答傳諫議伯成書辨大 載其詳附見于此書又若宋史載嘉定十四 節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複自還齊安 城道死已亥金師陷斬州知州事李誠之死 下則大節實未當通此事與宋史頗異亦 可 固守半月城破金師插入大江死於赤壁機 之是録載李誠之死事與宋史合而于何 大 年三月丁亥金師破黄州知州事何大節棄

大江田町ため 下數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于篇章並核于事實師道此書又豈出好問 以資考證元好問中州集為世所重以其詳 敬鄉録 總察官臣紀的臣為於臣孫士教 總校官臣 陸 费 墀



久己四重公告 風 我那绿 世諸文問見文選獨山棲志一篇傅云其文甚美近即故宅也峻等撰類苑一百二十卷不傅世記注行 出金華智者寺經藏孟中人罕知者按柳子厚龍城 本標所自叙都志山之紫 若乃其講授處清修寺 政守者標平原人隐金華山事見本傳及文選注 吳師道 輯

多グレカノコ 唐志無之乃王銓偽撰或云劉燾今志中叙近代江 録記隱金華山者漢劉仲仰也愚考昔人謂龍城録 處屬臨海縉雲為章安縣地方不與婺相涉何為引 書之好他奇古清麗之語甚多不當以此微疵棄也 文名前代者實自峻始而此為金華山作既足證偽 此赤松乃黄初平之號非神農時雨師竊謂吾邦以 有云帝鴻鑄內雨師乘煙山號縉雲者且三國以來 治中王徵士而不及仲卿尤足以表其妄也但其間

足謂毛衣瘡病在其間哉子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 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置並然其所然悦其所悦鳥 行藏分紀顯晦路駁無異火炎水流員動方息斯則廟 盖其性然也故有怨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鳥而要卿相 大鳥居山上档巢木末魚潜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 山棲志

夜之四華全書 一人

.敬鄉録

濯清賴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尚矣别專澨壞民欲天

雲基朱屋望絕高盖青組旦沾濡霧迷彌願間逐每思

華山右馬鞍山也蘊靈藏里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 龍蟠鳳棲咸萃兹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此人者哉金 船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當迅泥浑王徵士高校風塵 洞底膚寸雲合則千里兩散信卓榮與塏神居奧宅是 則接漢連霞喬林繞護則春青冬緑廻溪暎流則十仭 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壤块鬱若其摩峯叠起 以帝鴻逰斯鋳冔兩師寄此乗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 從爰洎二毛得居嚴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 改定四車全書 人 東西带二潤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霆滴涯生響白波跳 居三面廻山周遠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 有絕潤開山喧壑俯窥木抄下臨無地慄慄危壁至山 馬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進曲路廻随魚贯而升路側 **沐沟湧成音漕漬引流交渠綺錯懸溜寫於軒煮激湍** 将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脈予之葬宇實在斯馬所 山色紅紫遂以為稱靡追坡吃下為深階崎玩隱鳞上 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岩山 、敬鄉録

谷潤演花葩横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水動則有都梁 華抽紫莹構直若尊指風鳴籟垂條欄户布葉房龍中 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籍雀文黃散勿用員局紫 地髓抗亞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政貴於明珠可 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蠲憂忘疾丘阿曲陵衆藥灌載 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角霜宜男污露芙集紅花照水阜 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緑果搖白 廻於陷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也楓椅楮樂之樹梓

蹇

鼓旦聞予貼優摳衣躬行項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母 生白左腾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 招提寺清嚴面整層軒列景選字凌空博敞問虚約祥 **噴雕晓悦心娱耳諒所以跨躡管簽豁軼笙簧宅東起** 七覺該河五塵郁烈戒香浴兹定水至於黃爐夜爽法 鳴蛀候曙聲衆琴瑟立猿薄霧清轉飛梧乗烟永吟嘈 翔禽翔鳥風胎雨戲緑翼紅毛素肉翠鬣肅肅切羽 好音馴狎池園旅食雞鶩若乃魂日伺辰響類鐘敢 闋

烫全四事 全

敬鄉録

一歲次折仙之客餐星髓吸流霞将乃雲衣霓裳乗龍取 殿被陵縁阜竹外則有良田區毗通接山泉膏液鬱潤 涌決四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檀樂蕭 馥觀下有石屏聲時中局刻削頗類人工混流深鴻済 楼薗榭隐暧林篁飛觀列錢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 是樂宣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兩蔥 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惟善 **腴鄭白史漳莫之能假致紅東流溢亮為充厭春題**

THE ATTE

欽定四庫全書 人 **| 竹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 歌舉梧相酬人生樂耳此惟宣皆若夫姓而衣耕而食 置爵酒耐耳熱屢舞龍吸盛論箱庾高談穀稼溫處謳 **森清鶴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 無不阜實藩籬充仅崖獻歲始年季農障時間濁醪初 困竟将通侧溪湖菅蒯駢填原照養給之資生生所用 古擅碧雞冬莲味珍霜鶏角中升於印積短褐出自中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贵不求於世不 ·敬録

鳴紫駕高梧巢緑異泉脈洞香香流狀下不竭彷彿玉 與行役三島食谁敷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山限想像瑶池側夜誦神仙記曉吸雲霞色将御六龍 石窥瞧曉開軒望新則激水欄前流修竹堂陰植香風 之警豈與嵇生盛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自昔厭喧嚣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畊織鑿 右靈巌古刹聞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藏巖 古風

設定四車全等 取其文抑別有所傳耶無其題引文字特亦小異今 右兩篇詳畧不同而詩又前篇所無或者何先生節 文雖齊梁間餘體而古雅特可喜中所謂流洑者盖 丘而右洪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遗迹不可追企而泉 雙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及上下千峯繁翠之間左浮 洞天之水也時咸淳为寅咸良月之三日北山何基 石景響常存寺之法堂重葺以山栖志舊文鐫之此 敬鄉録

亦落髮遍遊名山按傳稱廣王亡命不知所之對本 慮得罪求類二人者函首獻故敬業為衡山僧屬王 集序亦云廣陵起義不捷追逃其說皆合云 後見寺僧曰此駱廣王也徐敬業之敗與共逃将帥 得首聯有老僧坐大禪林上續之終篇運明訪之不 志有集十巻類就本事詩記宋之問遊靈隱寺夜吟 唐駱賓王義高人仕至臨海縣还事見唐史本傳及郡 並存之以俟知者師道識 夜 日華全 一花更發水輕葉互凋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 **稟質非貪熱焦心豈憚熬終知不自潤何處用脂膏**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們靡登塔遠刻木取泉遥霜薄 碩鬱 名光龍官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 挑燈杖 在軍登城樓 靈隐寺 .敬鄉録

凌波起羅機含風深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影白飛 此地别燕丹壮髮上衝冠音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忌滿光恒缺乗昏影漸流自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余穠以明時久遭幽繋 見一葉之已落知四時之將終 詠塵 玩初月 螢火賦 并序 易水送人 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知也避日 魚形出而具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 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代質殊而聲合者 中商而作達旦不與親兹莹之自明表覆盆之難照 乗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萬殊亦昆歧之一物 匪舊白首如新谁明公治之非執辨臧倉之想是用 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絕犯 僧然客之為心乎悲哉秋之為氣也光陰無幾時事

九七日年1日

敬鄉録

而焰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遍疑東燭以嬉 如夜光之暗投逝将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 物迎秋或凌虚而起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色之宵映 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 而涵養每寒潛而暑出若知來而藏往既發輝而外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以停毒資變化 食けせんろう 多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廟 不明義也随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興理因物而 融

久己日日 江西 何 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龍而 烈逢霪雨而逾焕照灼兮疑湛盧之夜飛的皪兮象柗 何乎林岸状火井之沉奘似明珠之出漢值街颳而不 無定所召無常玩曳景周流飄光零亂泛遊乎池沿 點級懸珠之網隱晓落星之樓乍減乍興或聚或散居 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随隱 搖之夕爛照重陰于已昏與夜燒而相炫共爝火而馬 夜謝飛蛾而赴焙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 敬鄉録 同 徘

事假輝於陽燧終徇已以致能靡因人以成事物有感 之異签夫何化而斯化無使然而自然匪偷光於鄰壁 光而自全直知鎔金而自樂軍學膏火而相煎恆蟬 遷化腐木而含彩焦枯草而藏烟不貪熱而苟進每和 顋 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 槍偷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直逍遥 而習說休螻蝗之慕擅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 而動息侯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椎 蜩

金月四月百十

灰足四軍公馬 **覽年華以自照顧形影而相形感秋夕之殷夏惭宵行** 尚矯異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躓獨宛頸以觸籠異璧光 兮成虹知戰場之化**憐悟冤獄之為蟲役翩翩之弱**質 俊而成廢 呼大羽泉忽分生熊血三年兮藏碧火一 為樂吾又安知萤火之所利明分能速變分無窮牛哀 同類始未明其趙含終詎識其指意予尚不知魚水之 '熠熠熠雅竟絕復連般憂兮明自煎見流光之不 以無同創影之理豐與道迷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 敬鄉録 變

金ジロ 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隊兮已矣同奔電兮忽馬倘餘 豺狼成性睡神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神 能感主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塵加以虺蜴為心 后宫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 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宫潜隱先帝之私陰圖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音充太宗下陳曾 為徐敬業討武后檄

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情風雲志安社稷因 君之爱子幽之於别宫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 次正口事人上 教鄉録 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将盡 百粤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東倉储之 天下之失望順字內之歸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 先君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與悲良有以也 龍旅帝后識夏庭之遠表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家子奉 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費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收路坐昧先機之北 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熟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 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 ·義街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 金万口尼石雪 必贻後至之誅請者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耳忠豈忘心一杯之上未乾六尺之孙何托倘能轉禍 此制敵何敵不推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漢胄 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

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廣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 上吏部裴侍郎書

萬鍾季路有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蝦卷流涕沾衣何 書無以達其微解隐乎情非言無以筌其古僕誠鄙人 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與有北向之悲積栗

汉定四車全書 成鄉绿

者情當自東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

心雅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科小人悃敦之誠惟君侯

官見接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買餘勇以求禁 意氣相許尚且捐驅熊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 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 記之事人即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都超夫聶政荆 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 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盖養親之故也豈謀 薛之遊亦何嘗厭策干時萬談王伯街才揚已歷武公 察馬買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審金張之援退無毛 金りし J. 文三日与 仙山 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 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東者哀聲可 喪奄逾七月違膝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将終哀 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之 想噬指之戀徒深蔵時烝當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名 凤遭不造幼丁関凶老母在堂常嬰贏悉黎糗無甘古 效輕生而報德所以遂处於成命躊躇於侵事者徒以 膳松積缺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寝食夢 敬鄉録

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 養許明公以馳驅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 有不得已者哉倘有乾沒為心脂常成性舍慈親之色 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通厚此二 中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馬能死 內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明公何以處之且義士期 人者直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乗之交甘匹夫之辱也盖 以求解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

金けれたるる

决定四事人的 老母知歸廣王死罪再拜 情深錫類道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大馬之 歲仰南薰之不赀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使 絕塞千里子馆入塞之魂母切倚門之望就令惟以卒 願関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 間事詳見唐本傅及郡志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著玄真子十二卷及大易十 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當居越州東郭又往來咨雲 敬鄉録 Ġ

釣臺漁父褐為我两两三三舴艋舟能能掉慣乗流長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鳜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 雲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 江白浪不曾憂 風細雨不須歸 著荷衣不軟窮 松江蟹舍主人惟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乹 漁父解塞宗當求訪其詞李德

青草湖中月正園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掀頭船樂 在風波不用仙 宿漁舟不覺寒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盧親墓感**霊芝白**兔號

次年日草 上島 敬鄉録

昌之中進士宏解終户部侍郎判度支審子緘字宗

部尚書審字退思終秘書監寬為起居郎宿子園字

吏部尚書諡曰懿定字介夫左散騎常侍致仕贈工

孝馮家宿與弟定審党並握進士宿終東川節度使贈

東峯亭之遊背城之圈半里而近初届佛刹刹之上方 年夏六月余遇其色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貫於是乎有 而亭在馬松門盖空石道如帶足像累息然後造夫極 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人阜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 寅天官署洪君少卿某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都之邑歲在戊 金罗口尼白言 之歷京兆河南尹事詳見唐史本傳及郡志 蘭谿縣靈隱寺東奉新亭記

久足日事 上上 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隊一何易也 **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 競飄若泉外意其幻成余既指其私爰完其本先是邑 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陳心目相 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嚴某林某堅指遠白而曳 我我飛軒憑虛澗壑在下向背殊状昏明易色指進青 簿書鞅掌之繁顔步之際忽馬如失但山風飕觸衛雲 馬向之池隍館守之多旗亭闌闌之喧道途往来之衆

興賊窓壓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 已未朔七日乙丑建 刊於石而附諸地志馬貞元十七年 歲在辛已十一月 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 良験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兹亭之勝於君之分不 夫鄭滑節度盧公庫與君當同僚每號之口精金百煉 崇山峻谷佳境勝縣綿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 在建中與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軍

多異而義外参校以補其四館宇館字王實王字他 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残缺凡五字今文粹本 詞清麗叙述有法釋乾覺書亦佳靈隱令為聖壽寺 悉從碑定録馬獨邑军洪君名亡適當碑首行最下 祠記盖亭廢久矣石斷為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 亭在其東偏舊置碑學官背刻嘉定中朱日二先生 其文亦縣可知所作蘭谿縣靈隱寺東奉新亭記修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當與之論文則·

久足日日 八十月

敬鄉録

金少口四百重 成王阜盧摩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托顯 處字減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修東陽志已云無 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顧無一人道之則其 所考矣○按蘭谿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 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亡者之為美世之是非未當 不限則因為文而著猶不亡也吾邦記德領政之碑 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 百年其間宣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當時為曹

7.13. 1.1. 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未亡時聞長老該其賢 數百年間所稱道者止此可勝歎哉因併志之以俟 者遠則舒邦阿江文街近則孫度高孝不過數人是 所警乎于又當考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網問題德 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其為之者 来者吳師道識 之不己也適足以發笑而貼議再吁盍亦因是而知 不公也而又宣係乎文哉使凡為吏者修其實而不 段即躁 ţ

敬鄉録卷一				73
		•		Ž
	,			

文この Park Mithia 欽定四庫全書 州又知温州遷提舉江南銀銅場鑄錢監鹽江淮制置 尉以幹聞補新州廣濟軍又補憲州録曹辟貝州節 敬鄉録卷二 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副使除京西轉運使廣南西 度觀察判官改知得州尋提舉二浙權茶事無知睦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宋瑞拱二年進士調許州許田 散鄉鎮 具師道

多厅四库全書 塘縣南山龍井源夫人陳氏稍亦范公誌今縣之方 嚴剛食甚威郡志以為公嘗養免衢婺丁身錢民被 **臨皆有惠績事具范文正公所為墓誌墓在杭州錢** 領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入權三司使出知陳州 出丁謂黨降知信州徒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路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 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知池州未行後知永與軍 知杭州剛月授工部侍郎再選兵部侍郎致仕所

端拱元年春僕與湘湖陳士湖 東書居方嚴僧舍監 命駕求岳牧薦應舉将與僧别率為五言詩十二韻 其惠所致云 别方嚴詩有序

書於壁下下商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僕因敢 馬仲秋月朔書 知而復為或言之者無罪庶紀懷矣如我者無所隐

SALU Diet lukin | | 一 敬郷録

寓居举頂寺不覺度炎天山叟頻為約林僧每出禪屋

岳樹清響落嚴泉僻道無來客深秋足亂蟬松風生井 七字如刀斫桂枝御苑得題朝帝日家鄉佩印拜親時 **設别重留連明日東西路依依獨監然** 浪溪雨長苔錢自省浮塵世終難駐水年偏遊自宛轉 資寂冥琢句極幽玄拾菌寒雲外烹茶翠竹前遠陰臨 懷思往事宴坐息諸縁照像龕燈暗通宵磬韻全冥心 金牙口月月十 金榜名傳四海知太平時合稱男兕五言似劍裁鱗角 及第

節定四庫全書 取 敬鄉録 猶恨此身間未得好同劉阮灌芝畦 碧桃花下馬頻嘶深傾玉液琴聲細旋煮胡麻月色低 綺霞重叠武陵溪溪嶺相逢路不迷白石洞天人不到 小花橋畔人人爱一带清風雨露隨 誌云東陽人性珠達安度雄與九歲能賦詩范文正 公其父之舅也奇之教以為文從安定胡先生學詩 滕甫字元發改字達道按蘇長公代張文定公作墓 題紫霄觀

書其名藏禁中神宗召見問天下所以治亂公對治 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十年不建英宗未及用 賢将名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 屢轉為同修起居注 法能後復為第三通判湖州孫沔一見之曰後雷為 文英發妙麗舉進士宋子京提為第三以聲韻不中 亂之道如白黑東西所以慶易者明黨亂之耳又問 名言雅右正言知制語陳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知 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以君子無黨云云帝以為 卷二 文正日東心的 言者因擠之落職知池安二州復贬筠州上書自 新法不報移青州留守南都從齊軍婦黨李達為逆 西 鄆州移定州入覲言新法之害歲早求言又疏乞罷 西夏東常被篡公言時不可失宜擇重将經營分裂 之此百年之利策不果用執政方立新法思之出知 無不言安撫河朔地震還復留開封府除翰林學士 知湖州元祐初連守蘇楊野真定太原治選威行 有名将風以懼讒求去除龍圖閣學士知楊州 敬鄉録 明

屢致人言固宜竄延曲家大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 多プログイオー 甚久也安州谢上表以公所自作今載於此 表見文鑑筠州表王革代作見其子錘所記論西夏 惜累困於幾不得盡其用其文亦罕傳惟安州謝上 顯者未有如公其居垄蘇州則以役范公故徒必非 及雜謗二書蘇公代作見蘇集當宋東都時吾東陽 未至卒年七十一望蘇州後諡章敏按公一世偉人 安州谢上表

於公言故君父特存於大體稍從遠外終不棄捐顏臣 至明諒肺肝而必照於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 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固為緩殺自取顛降仰日月之 真聖首家國士之遇最在眾人之先欲碎首以酬思 **豐之樂蔵安間事簡尸素為慚伏念臣本以思儒出逢** 未知死所當指心而自誓惟有天知况事任既已編更 何人受恩若此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神聖徧物清明 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東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

次已日東在日

散鄉錄

優之餘臣敢不祗奉簡書服勤更役惟桑榆之昃景将 粗效愚衷者此遺籍當辱提攜之末辟之行等更收践 逼暮年而犬馬之微誠猶思後效 躬化章無外之封疆仁及何知之草木沉臣属更器使 志不收可謂失考矣無黨昼從歐公遊後學進士公 徐無黨姓名見歐陽公送歸序文知其出東陽為公 稱其文詞日進如水湧山出将推其威氣而勉其思 汪五代史者也盖其自署云東海徐某汪其里族郡

金月正月月十

次定四年至 時豈無他門人而獨屬筆於無黨推重可知弟無逸 權河南渑池本邑自可讀書為政何必来求府中據 無欲皆見公所與手帖中又有帖云官下無悉知且 則其才亦銳矣公胥氏夫人墓志無黨所代作也當 洪與祖云五代史歐陽公未及考正而薨其家速以 徐子為汪而抵牾缺界者不能辨釋以是為其過又 間特發明其書法而已咸林吳鎮作纂誤稱公以授 此則常字河南屬縣也史注甚簡或終卷不出一字 敬鄉録

烏傷侯趙君祠者自後漢立馬載於祀典久美按其傳 金げにたんする 云侯諱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療人疾病抱朴子 碑并胥夫人銘録於左 亦不能無過數無黨之文罕傳令訪求得鳥傷侯廟 此書洪造兄弟又斥其非作唐書補過以駁之則異 徐子也或謂鎮父師孟以不與修唐史故作糾繆及 進御後人傳刻外緣增多今按其說良是亦不得但過 漢鳥傷使趙君廟碑

大字甚奇古亦曰烏傷侯不知為何時人也烏傷縣碑 皆傷因即其所立縣而名馬唐武德中始改為義烏然 也又無碑碣可考而圖經亦缺馬獨廟門有古隸書數 為烏傷侯者予按其始封之時而問諸故老皆曰 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吳分鳥傷縣始為永康與本宋 云漢孝子烏傷顏烏所居之鄉有產鳥街土而来其口 人在其後然則立廟之初乃在烏傷之縣其俗相 云侯能拘執虎豹召至魚龍乃道士也范賹謂立祠於 傳號 不 和

久己日華心馬

敬鄉録

牛山之下西距縣五十餘里豈其故時之遺址數每歲 能造紙整錢以售衣食於廟者數十家多由此富者其 至朔望鄉之者查咸相率拜祭己之鄉所謂太平者皆 炎旱吏民奔走禱祈之不暇雖國家亦往往致祭馬每 謂俗呼為趙侯祠亦尚矣又云祠在其縣東今乃在關 風俗所傳為鳥傷侯者豈在隋唐之前乎章懷太子賢 與點浸者竟禍以震動之故民事之如嚴吏也予當求 地無風雹之灾他鄉雖隔車轍而時或有馬若祭不潔

金岁口归月月

烫 里車全 顏復立石 縣尉徐滌書并題額将仕郎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 子八月望日東海徐無黨記治平二年六月将任郎守 刻於石立之無下所以報神之則也嘉祐五年歲在庚 問其人則曰吾夕夢侯告我於是葵馬乃為紀其事使 日自廟之後行約五里渡水之北得地而卜之曰吉以 先人望地馳走縣境月餘而卜之不從乃陰禱於侯是 胥夫人墓誌銘 之禮故命門人兼歐陽公在憂制舉 敬鄉録 神

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骨公 世因留置門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前明 其居家雖然以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 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為人沉厚周客 遂妻以女公祥偃世為澤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 所為文見骨公於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 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 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

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為哀 知其為婦之勞後三年三月骨氏女生子未通月以疾 解一篇以予胥氏因并刻而藏於基當胥氏之卒也先 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 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 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傅姆而事其姑不 長贵賤皆有常數骨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 姑塾於吉水縣沙溪之上修既感胥公之知已又哀其

久己日事 白十二 散外绿

草露兮闊此千秋 顏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風松 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丘同時之人分親同予留 求謂不見為幾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宣無子兮久先 清冷分将絕之語言猶可記琴舞分平生之音容不可 生時為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解曰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黄魯直集中 一人志操修潔為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静而清老頗

金牙正尼白書

次至四事主 一 放鄉鎮 鑑取之夜寒童子唤不醒猛虎一群山月高之句不 溪圖秀老手書一詞後題云金華俞紫芝石林所記 誤其二人詩亦少傅如南潤月夕旅中諭懷二章文 塵裏頷鬚欲雪白盖黄上世亦出金華也張公訥青 低草纖織見白石金華風煙下亦有君履迹何為紅 夜三詩末一首云牧羊金華山早通玉帝籍至今風 按泰少游俞紫芝字序作金華居山魯直作清老寒 使酒好歌當欲為僧不果而止葉石林以為揚州

落盡碧桃人未歸 長憶逢君歷水隅坐中談笑見醇儒當年許我入詩社 萬堅搖蒼烟百難度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 鬱鬱樣懷怨別離鳳樓西角正斜暉洞房風細春華暖 金りせんだか 見全篇餘詩今録於左 松風 寄杜宣卿長官 戲作藥名 秀 老

飲定四車全書 陰鶴别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屋野柿翻翻露酒家 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恐空廻水輕墨淡寫蓬莱莫 畫樣两两批汀沙隔岸烟蕪一望縣翡翠問居眠藕葉 相思不可能相得蟬老西風海樹枯 別後有誰為酒徒頭想白如潘騎省家應貪似范莱蕪 幅江南真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 題清溪圖臨 水村 - 从鄉绿

金章 片滿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養衣未必非貴不肯換 開先生再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来 教世眼容易洗塵埃 漁父詞 湘 秋閉晨興 **聲鐘磨楹驚宿鳥拂衣風露清月落千山曉** 河草畔浦花傍静鳴榔自来好个漁父家風 情訴 調衷 卷二 收去兩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 清 老

次定四車全書 茅舍竹籬短梅花吐未齊晚来溪徑側雪壓小橋低 無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為方外友數篇詩當秦中金 在北窓底人行南澗傍婆娑不知去身世两俱忘 華髮念時晚青燈憐夜長香團莉花露寒者橘林霜月 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费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 冬日 南澗月夕 旅中諭懷 - 敬鄉録

戚甚矣盡相與寬之於是推次序列搜意屬詞長跪稽 **晴寂嘿沉吟增称寤寐太息兒曹憂之聚而謀曰翁之 歲在荒落月紀中吕竹隱老人畫即於家馆恨鬱悒眊** 會須将爾同歸去家在碧溪烟樹深 金りロルノニ 潘祖仁 所依做戲為七進以示之 **夹方作真游子贼相酹答意若慕古人作者念其無** 七進

戚見顏間夫憂能傷人耗氣損庸悒然不樂無以為好 夹奉觞進曰竊聞夫子若不釋然今視玉體無悉也而 首造於蘇私 威以黄金之注酌以白玉之觞濡唇歷盛酷烈芬芳雖 御必以其鄉宜城之酹美聞四方色若流澄味若瓊浆 孺子不敬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将何以語我哉食味所 夏禹惡旨酒姬公語妹邦咸歌馨而吻帰悔初論之不 段定四事全書 詳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翁當之老人曰酒之為 敬鄉録

京操七進回客有西来自彼河温遗我雙鯉纖蘇細 不願 觀也可為公發一笑之惟乎老人曰物之為累深矣吾 桃李不敢矜其艷色芙蓉失志而推殘此亦天下之麗 矣朝露未乾摘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焕爛清芬若蘭 方春閉艷既夏敷施未朱白白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 玟以盤進曰玩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 大矣吾不願 力 也 無百金隱以金椎碾如王塵孝以建安之蓋烹以恵山 餘篚暨乃度臣則有翔龍之品密雲之珍須不方寸價 其始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領於六官旁及四隣遺緘 方奉風進日世有美好產夫風関殿色底貢貴於上春 樂老人曰味之為毒厚矣吾不顧也 | 雲飛雪落可以順神養精蠲疴去瘼為翁計之奠如此 否張翰視其調肠不公三牲六禽五馬八味奉節大齊 刀紛紅膾如縷然笔以秋橙漬以醇醢吉甫當其古

次足四年公島

散鄉録

得三代用師之法馬深謀遠慮批亢構屈伊日之智不 惟夫分疆畫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 奇奉要局進曰萬事之間憂来無端敬效簿技請為翁 矣吾不願也 以辨騎愚也合伍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馬克敵禁暴 承露之盤此故髙人之所宜耽也老人曰茶之為功薄 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削酒德之頌武皇毀之而棄 之泉璧眼始泛浪華已翻可以析酲可以除煩可以 輕

白りし

月 ノニー

卷二

能逾也解關潰圍應發出奇黃育之勇無所施也方其 矣博雖小道亦可好矣夫暗鳴叱咤則怯者靡矣左孥 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基學劍又自眩形少或 恬 牧奴於是丧其羊庫况直繳夼助小 進争先推鋒直前勝負未决怒府拂然雖疾雷破山 以博具進口日云暮矣孺子須矣今我不樂祗自 壮夫不為 若無響飄風震海而晏如不聞然夫於是爛其斧 地 惻愴酸辛者哉

THE PARTY AND THE

散鄉錄

不願也 臨之翁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循賢乎已吾又憶甚所 其清明固可以破難舒之惨開易結之學矣請翁强起 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南不得輕其阿堵首陽於是喪 計也俄無而有後富而貧振臂而一呼則劇孟失色馮 金グロルとる 於是幼子育進口庫兒之說皆非也夫厭湫隘之意者 右攫則怪者忌也成泉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萬了不 必樂高明之宇苦煩暑之酷者必喜清冷之風夫子無

大正日本 二十 英族華足以悦夫子之目不必草木之妖艷也飽其德 悟足以醉夫子之心不必麴蘖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橋 所備也明窗净几夫子之朝夕燕坐而起居也六經情 言静樂娱夫子乎請為其臣麗也惟南有竹馬夫子之 以戲劇是猶汨泥而濯土也祗以增其汗漫爾盍亦雅 事終日不怕是有隱憂者耶而兒會邀之以酒浆玩之 足以實夫子之腹豈若鳞介之腥擅也哉味其辭足以 所種也其下有屋馬夫子之所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 敬鄉録

而起既起而病良已 强性遊乎於是老人釋然而笑曰有是哉吾子育也俄 孰富諸子曾不是察宜夫子之厭聞而倦聽之也盍亦 卷於胸中聚千古於目下王侯将相由此出也其於博 秦漢建及隋唐有安有危有敗有成其於夹孰多積萬 滌夫子之應豈若芽蘗之漓苦哉採春秋覽戰國考論 金月口月 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女玟次子京方 師道曾作潘氏七進圖記曰七進者畫金華潘氏父 白重

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碾困睡或燃紙觸其 盤置刀一帶葉橙一醯器一棒以獻次畫茶具陳列 異於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緑以竹枝贯雙魚於 手扶盤花隱其手女玟在后自持花一枝重臺特起 次畫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棒盤中芍藥前人以右 奇亮育七人首畫一竹床老人衣冠卧文單上右手 環侍次畫夹舉觴進一縣袒裼右提酒壺左持其格 支頥左手撫膝熏爐塵尾置傍草履陳下六子一女

文已日年 心的

敬鄉録

1

金岁口四百百世 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屬詞以進自酒而下至於博 竹隱自為文云畫即於家馆恨鬱悒兒曹思有以娱 舉兩手整巾而行六子暨童僕八人導從前進后盖 廉牖明整几格積厚書育迎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 **鼻微醒欲嚏方坐尾具上以函授附於爐者将淪茶** 圓器貯子者也次畫亮棒五木以趙次畫竹間一室 老人皆却之最后幼子請至竹間室觀所儲書於是 也次畫奇導行一老奴左稱負樣局右手挈籃中

蒙蔽之好及為館職又不肯游察京父子間使淮南又 默成先生名字官位畧見前文集十五卷朱子為序中 **体然而生 顧不美數** 馬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有致馬尊賢尚德之心 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竊論點成公之淵源 云自宣和時為博士不肯托昏富貴之家當論斥大臣 釋然廣也子既從潘氏借觀録其文因器記畫之次

次足习事 山宁

战鄉録

不肯與中官同席靖康召對因論時率何專康格不

朝廢不起平生廉介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 六十餘日所居僅底風雨郭外並無尺寸田經界法 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置重典及當時用事 當務合於大公至正之道勿以私意曲徇人情言甚 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為左史直前奏云今日所行 之奸犯大為汪黄所忌書三日左遷去今紹興入為 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 切直服喪還朝以廷叱奏事官忤古去自後秦檜擅

金岁日屋白書

臣 四車全書 遊歷題詠遺跡尚多有之又當見其遺像風神如仙 受教于龜山楊文靖亦喜從釋子遊往來北山諸寺 者矣朱子於公稱重極至今節取其縣如此按公當 稱其胸次之勝至今人目其後為清潘家云 問也若公之清明直該確然無欲真可謂剛毅近仁 少屈於檜其子燒暴起鼎貴勢傾內外亦未當與通 獨以邱墓之寄輸吊數尺清苦貧約處之超然未當 鄭亨仲作亭面西山名可友以書來求詩為賦一 -敬鄉録 首

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招我成三友 世樂哉此友谁能知鄭公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 覆田文垂面良可强程公署門真小兒悠悠權利 玉松奏笙等雲作屋澄鲜與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 亭谷膝日寄傲坐友瞧曉婚啐之西山西山蒼翠如堆 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問躬明自樂嚴谷間 仙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 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詢 悲 開

与シロハハー

卷二

室明愈有燈夜暗天無月趺坐依蒲團竹聲助清絕初 改定四軍全書 一 空山那復故人来夢回時憶霓裳戲老去愁聞水調哀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髙樹時驚竦兩過 耳根静萬愿皆炭徹塵凡不待掃境妙心自潔奇哉不 疑小兩至蕭蕭俄復歇忽然變軒即風湍散嚴穴聽久 二門欲倩維摩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夜坐聞竹聲示姪 教鄉蘇

等問長啸倚孤松雲破天選見碧奉架上残書猶可讀 家無三徑不妨歸冥為久己離增繳野馬由来見勒職 · 時我運暖晚知非此道吾今亦無幾囊乏一錢即自西 僧榻寄眠無一事覺来深省聽展鐘 漢上月明船正稳有時簪紋換策衣 與子相逢長得醉何須佳節始街杯 屏中儲栗不堪舂生涯幸有干年秀身世何須萬户封 朱教授見寄七言二首戲用其韵 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傷心往事君須賦恐有道人来採詩 身免猶嗟聲带移登覧寒烟繁遠目凄凉夕照謝禹榱 四月天氣初鬱蒸碧桐照空門巷清何人解助隐君樂 隱侯文治知何用千古端羞堕淚碑園危忍助神爲復 夏日 僕讀沈約傳怒其緩頻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人 每肚其東陽八詠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卿登 樓新什顿效立春體製和且據所懷云 ·敬 · 録 主

卧看風篆博山香 便覺林間宿鳥驚 錯落星河天未明太虚涵露氣全清東方隐約生光耀 兩過階除號聽鳴 為我與取黃鸝鳴 媚跳竹拂雲長門卷無塵氣自凉多病無情如瞬**蠟** 地焚香避濕蒸睡餘茶熟碾聲清風来梧竹做做舞 **夜與仲嚴叔侍季成三弟同坐聞笛各賦**

段定四車全書 蛾 見持顛顧何力残職行當除青陽来 已逼衰骸分填 **壑公輩宜强食** 南飛雁北信香難冤不知二聖君污然淚沾臆小臣直 野無人聲牛羊斷歸迹時有墟曲中寒烟泉修碧難難 有生能幾何避亂不謀夕殿副二三子晚步緩所適田 與子買船歸去来 西北干戈撥不開今宵聞笛更清哀高堂親老髮垂白 法清晚步分韵得夕字 敬鄉錄

我摘凡四言之不以為煩考之六經未書若是之諄 變而中人懼其加已也往往嫵媚軟熟不敢出一善言 甚惮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嬌中立而不倚强 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 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為小人之歸而後已予自 以盖之則產聚譯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為 君子知强為善而已矣遑恤其他而世之忌人修者無 矯齊記 之者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之曰矯二言之曰勉强 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自然矣故勉强行之與安而行 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鲜有不丧於物者記可一日 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矯耳情動於中物誘 未嘗以斷然發明子思此意尤可嘆也夫均是人也性 而令人以為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為中庸傳者以十數 者也是嬌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是古人以為訓 不用力於矯即視聽嬌之言動嬌之一切維禮之行義 **筑邺録**

善雜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夢馬 予名所居之蘇因榜之曰矯盖予弦常子思之訓今老 如是汨沒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為静者 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經 矣俯仰樂之而無愧故以勉子子其懋哉 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志求 飛楊沉墜得丧悲惶與夫恐怖之事往往失聲而此汗 静勝齊記

弗入於口忽一旦尊祖設於前歌舞在其側又於於起 喜事事常傲僧廬闢齊於西廡以自適幸為名之且子 者顛迷錯亂既醒而病病而悔且言曰終吾之身飲誓 十年美屬過予言曰昔誠有意於功名官既不偶乃得 之所憐憫曹君用晦異時與予同鄉校遊上厚今餘二 而其心如此是必有静於中而勝於外者矣然子觀醉 更儒冠為武此世事之不可必而甚可笑者也頻年不 一人之身也方其膏車秣馬馳逐乎通都大邑何所見

炎之四華全都 一 敬鄉婦

古山

醉盖禍患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 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為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 前既已静矣其益進此道視醉者以為鑒哉 輸以聚書飲酒為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 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 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語 而從之不獨亡其身之戒反噬醒者以為安人子態於 答雷公達書 篇

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為不 **飲定四庫全書**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作諛言以孤遠意此狂友故態也幸一笑納之 鮮讀書爾僕自喻為昏鏡喻書為摩鏡藥當用此藥指 不若愚夫愚婦也公以謂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 摩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不施指摩 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 君子有三戒說 散鄉 録

吾意也歲得貨財若干則可以足吾用度得穀栗若干 子孫而愿妻妾日如是則可安吾身也如是則可以適 皆是也子少出見紛華而悦及壮好勝多忿色聞二病 內白骨但方其病時不遇此鍼雖遇之而不受者滔滔 病不藥而去獨志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含求田則憂 鰋痼餘二十年莫覺覺莫知朋友莫予告也今老矣二 得予謂此言如大醫生之治病其餓砭足以起死人而 壮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關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憂其餘流行坎止一切付 尚可奉其一以周旋自今以始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 其貪冒無恥為小人之歸必矣乃知得之一字痛誠老 夢多畫之所為也臨事而不懼皆平昔之所習也今志 者之膏育非聖人不能言也予既犯其二戒幸而未死 得之心不戒如是脱遇有可得者能辨禮義而受之乎 横心所念莫非惟得之從鳴呼誠可哀也已夫夜之所 則可以飽吾宗族官當擇優厚之地禄當為畜積之資

幾其無愧馬 於自然得正而斃馬斯已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庶 中不法坐斥起提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 平江庫錢失漏守誣富室取價公機罷之守怨構以 李莊簡公光之子壻也初調表州分宜簿次監臨安 府造船場提轄雜買場知與化軍除提舉浙西茶鹽 他事坐削一官超江西未行又超江東劾池守趙粹 潘時字德郎受教於仲父中書公以公任為登仕郎 有

廣南東路經界安撫司公事捕殺大惡殺氏兄弟號 適宜者無出其右以當與未子雅契遣子友端等役 後居官咸著風節當時號精吏道而科斷持平大小 華縣開國男德郡遊張宣公日成公問晚學彌寫前 盗殺人而誣指買人者白其完出之除知廣州無主管 遊故朱子為墓誌云孫履孫字坦翁亦朱子門人仕 上除尚書左司郎中解不受以疾卒累官中大夫金 四彪者改知潭州安撫湖南進直顯謨閣知太平州未 炎郎凍

七里依秀江為園将至其所必含車馬扶杖由小徑南 馬苗其二者咸無缺馬是遊觀之最鄭氏北野距城六 遠游者病馬園林之勝得於威麗而紫與繁雜觀者局 大凡遊觀必有偏勝之患江山之勝得於雄偉而陵危舊 欽定四庫全書 大江横其前叠嶂距其外堆螺染黛互相映發如欲排 入數十步先至所謂悠然亭者則曠如豁如奇觀競出 至奉議郎通判江陵府 鄭氏北野園記 卷 1 二 1

寒凄人榜曰緑霧其餘小軒曲楹松窓竹門皆幽邃静 不務於貨苗質者以病告雖無資必得良藥益善視之 耳使人心舒意與浩然有隱居之與鄭有和扁之術而 深清絕異甚鄭煮茗相延徘徊竟日井邑之聲暫絕於 題而左右前後嘉花美木幾數百本告鄭氏手自封植 二小亭其一聚怪石為堪嚴面馬榜曰擬岘其一隱竹 竹四合可一畝餘寂寥蕭珠無復纖芥翠陰茂客風 下錯雜若列綺繡自亭下再折而東行二十步又得

鄭者乎其有積而能散若鄭者乎余爱其地又樂其人 其字云紹與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子書 乃為之記鄭拜首曰吾願也請刻於石鄭名居仁義夫 困頓惟利之役甚者至於忘寝與食其有知足不辱若 欽定四庫全書 以自休息余觀近世以藝術自豐其家者且老必終日 又喜儒書通內典幸一二日無病者及門則遊宴乎此 人以是無親珠咸爱之如昆弟其樂善好施未見其倦 敬鄉録卷二

次足四重全書 以 敬姊妹 欽定四庫全書 侍讀剛年以極察直學士知顧昌府言者疏其罪點 敬鄉録卷三 布罷之而蔡京遂相閱两月進中丞轉户部侍郎魚 北常平崇寧初名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 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中丞以豊稷論調提舉湖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中熙寧丙辰進士第五人任洪 **呉師道**

馬后褐告尋選中丞執法吳伯舉天用當制其詞 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布失眷亟上弹章既施行 執禮銘墓識其詳揮塵録方務德聞見手記云通為 趙之遇於靈泉寺力戰冒陣死贈大中大夫梅尚書 郡 尚書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入奪待制久之 為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徒宣州復為吏部 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 開國侯宣和辛丑奉祠家居睦忍犯蘭谿公集衆

次定四車全書! 知晝夜誰拘管一等秋宵有長短 南憐燈火冷三嘆愁夜永北里歌未終已驚初日紅不 事汪彦章記古中作通傳亦甚試之 首為弘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在浦江目親其 時政以体尚免殺調通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 云臘窓犯浦江境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巨魁痛毀 思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鄭亨仲 秋宵 敬鄉録

理生事以為終馬之計然欲修灌溉之利以追成吾祖 蓄水以待歲早中間更事齟齬未能也大觀戊子通自 長青而泉味尤甘嘉祐中吾祖與先考大夫當議建防 然而不竭者曰椒泉二者獨鍾一方地氣之秀故山色 考之志亦未遠也越四年紫恩起自野進直禁嚴又命 視無所用於時乃上書告老於朝天子從其請退而經 余家之東有山渾然而中時者曰觀品品之頂有泓沛 東山椒湖 記 卷三

崇厚水瀰馬而廣深天清風止虚明下徹可鑒毛髮遇 歲大早則可大決之小早則可小決之其勢無異居馬 辰季春壬申工徒勤事土功堅密夏無前吃隄繚馬而 山頂曰椒之義也是役也始於辛卯孟冬甲午成於五 整石精土築為長堤猪為巨浸而名曰椒 其閒暇閉月之良涓日之吉發積栗捐餘俸鳩材募工 領祠官於亳社雖備從官食厚禄而循竊里居因得 而建領水也余家農畝日被潤澤而餘波浸浸旁及者 湖盖取爾雅

次定四年全書 四

敬鄉録

之外行者有過其下莫不駐足仰視恍如虬龍之横空 耕收提負往来前者歌後者和各随其適余每杖藜隄 山之間萬籟作止鳴禽上下四時殊景物態無窮樵蘇 **德之地也軟環湖益植以杉木佳竹葱菁蓊鬱掩映西** 未易以一二數也而斯泉未始有加損馬亦奚愧於井 蝦蝀之下飲皆喜慕而稱嘆大暑流金暍者造馬不 上周覧旁聽以窮山林之趣而萬處銷陨 禄揮筻自生清凉之思而忘疲茶疲貌之烦矣况 觀然若遊方

成其私何其幸哉役既成矣旁郡比邑或苦旱填而吾 次足四車全書 ~ 於鄉録 以虚心委於不肖豈所望也哉政和五年己未正月記 訟時貢輸無犯於有司庭幾圖報仁天子之萬一顧欲 里並隄之田戲獨大穰鄉人咸以德予於乎非聖天子 之野矣而皇明下燭國恩横被進有以榮其哀退有以 平居竊伏自念材智朽薄分遠迹以自匿老死於寬閒 均被灌溉之利者哉此區區又樂與隣里鄉黨共之也 加惠小臣而便其私豈能及是哉為吾鄉人宜其息争

多阻親烟霞成痼疾保是千金驅他慕無終畢遠览塵 坐閱殘編十日九不出時為孤憤吟嗟嗟類蟋蟀岐路 妻風滿寒谷廣陷照落日繁霜排岸草延瘁怯寒慄塊 雲果集魯齊王先生魯稱其初冬及重陽二詩云 右朝散大夫致仕五年詔起用除利路提點刑獄不 錢億年字伯壽通之孫紹興初以陰入仕乾道初以 果上淳熙甲辰轉朝議大夫卒年八十有五有詩號 和唐子固見寄初冬晚步韻

欽定四庫全書 -爾殊生滅同一温浮世夢幻身適意是良謀山翁未當 陶徴士得酒更何求若人不常有至今稱風流節物自 來順達人逢時那解憂龍山孟參軍落帽初不羞束籬 鄙野誰訶詰治歌莫予知異用聆清瑟 言無異禪中虱呼童洗破脫一醉真可必耳熟即嗚嗚 商殿覧秀木松桂不爱秋爽菊有光輝芬芳滿金甌古 **垢外無得初無失消志膠擾間跧跽信匪一院生亦有** 重陽 ·敬 · 鄉 録

莫且免繁重悉俯仰心不惭無言亦疎暢 繁音尾貼無清唱卻暑御締給自修終拜謗居開無適 遠早辱異敢謂高尚疑殿方自持良心未客放促柱 更即 凉風生層密炎日遮叠嶂我来兹地遊心馬樂清曠為 樂而亦未當愁吾獨可奈何任渠自悠悠 華顛愧臨士民上老聰畏近人筋骸非少壮 次太守李侍郎和郡博士包大芍藥韻 避暑椒山呈潘師清 知止 有

改定四事全等 後翮知還心已休無窮世事懶回頭是非不屬間人耳 月自當空水自流 能共尊前幾日看 艶卉妖花理易殘無勞太息撫雕欄終年廢盡滋培力 裁花未免情花殘忙裏應須設小欄何似長松與修竹 不妨耐久静中看 次遊玉虚洞韻 呈盛逢時 敬鄉錄 ,

茂松修竹畫陰陰澗水幽流一徑深未必山中無外事 須知静躁總因心 守樂策獻之朝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将士與敵戰而 陳阿字德固金華人晴康問為京城守禦司屬官當以 嚴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與戊午詞科仕至兵部 秋原悲泪落桂酒與招魂此紀實之作也德固之子 **死默成潘公以詩哭之曰强敵登城日中華将士奔** 八占趙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直幹解新釋低枝嚴舊叢笑繁留嫩緑引月更添風 詩云 詩話云亞詩曰出槛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年到朱 味也 夏葉葉是清風其無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深可尚 即晚路從官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中亦載此 也予詩云云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亦自有 洗竹和陳亞惜竹韻 > 数
: 如

其才薦試學官未試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刑定官遷 進士第調衛州常山尉内翰葉少監書為發教授知 堪訪懶趨舟令喜延之訓子後入太學登崇寧五年 為養大雪中以詩褐邑军云有令可干難閉户無人 親嫌改水鴻臚歷尚書此部員外郎度支員外即吏 之公不應除重修物令刪定官改秩為軍器監及避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 九域志編修官除武學博士或言於丞相欲令公見

次定四重全 門夜擒敵管劫二帝歸范瓊以為無益獨吳草與趙 **猷閣待制靖康初起知鎮江府以翰林學士知制語** 强邀二帝指誊公力争不聽乃器於諸将謀奪萬勝 台政除吏部尚書魚侍講改户部尚書金人破京師 英殿修撰出守斯復落職責守除宣和末郊恩復處 繳納內扎權俸是之尋推禮部侍郎件王黼意以集 即又為左司召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論罷林據及 部員外即遷國子司業兼資善堂湖善除右司員外 敬鄉録

學士該節愍文安集十五卷文安者所封開國縣 罪能為長官意在公也扶恐其坐之進曰皆長官也 逐見殺東指補子時遺敵草獨以一隊奮瓊誘殺之 建炎二年贈公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再贈資政 泄謀於敵即是時命公與禮部侍郎陳知賢刑部 子昉結軍民得衆數萬王時雅徐東哲聞之懼使瓊 程振給事中丘扶根括金銀至是敵以數不登問 禮從父溶宣和中攝處州松陽丞死方臘之亂 殿

分りでんとう

堂久無前項念文忠手植之語為致數本遂皆並蒂 者稅攘驚擾州縣之吏棄官守委城邑望風逃追往 風益属庶幾尚免幸生者少知愧馬 弱名彰錫命遂以京秋拜官二人非徒忠義之士聞 **義自許冠至不避用死其官朕聞而憫之且喜其身** 往皆是爾以助教攝丞品非正員乃能忠當激楊節 執禮為請於朝贈其官制詞曰故處州助教梅落項 滁州布真堂並蒂菊

次已四年人的

敬鄉録

金少口人自言 滿鳥風所仰好想嗟末員邂逅一麾出安與奉華颠歸 忽作雙英滿翠叢可但斷金私雨露故應連壁做霜風 前軍風流掃地空秋香無復伍春紅旋培數本當幽砌 得来稱瑞母輕剪留比甘榮壽醉翁 而花作四韻記之 宣和四年東陽梅某出守斯春以五月十九日宿 五雲亭賦此 齊山谷黎明奉親朝謁真源萬壽宫少休 卷三

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盗近其思 宣和二年冬承信即具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盗日熾重 京夢了了墮目前院疑難大資令在第幾天平修無愧 俯 殿涉勝境發締香火緣徘徊慶基殿稽首頌堯年徐步 2019 1 / 1 P 作自聒應得仙孺子審可教凡驅行加鞭 日安此乎比沒江杭州已陷遂間関浮海道期以超 松抄幽尋值靈篇軒窗散急雨四座屯非烟向来玉 具房成墓誌銘 敬鄉課

阿私有以急告者不問跳戚贵賤悉怡然濟之間卒值 父祀皆隐徳不耀翁資倜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 **諛墓之嫌於是為改次度州會昌丞宗士所狀行於叙** 先公生負義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鮮者而 銘之翁諱圭字彦成世家婺之義鳥曾大父造大父堯 不幸死於盗以弗得銘無以茲別公謝一切金久矣何 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盖三年二月庚午 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除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

多定四庫全書

卷 i 三 j 欽定四車全書 舍法行州歲貢士多因於聚糧翁每夙致厚驢 察常相半而新固行其志不奪凍然有古任俠之風三 官吏豪右有為一非義必委曲推沮使不得聘以故毀 問言大抵其外和易而讓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 白 有謁也他日比郡預貢生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程生 而去或議列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問乃曲聽後無復 人健敏可用報盡該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勵 效無肯負該者隣里有争辨率就質馬無不得其平 ·敬鄉録 不供 縣

神齊玉清萬壽宮棟字像段所費皆不貴翁一一 之不疑 告於浙而同舍王漢臣悉受之使持券取價於兄績信 翁發諸廩米以白今曰米方騰 贵若取于民必擾而難 不以界泉州微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置甚 **帑代價如其數縣作浮屠創招提以奉雙林大士又作** 績家貧而實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有 面質再翁恨續留滞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即日出私 也既達發出其券兄較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 一樂施

改定四重全 舉蹈繩準相與為善浸成望族矣俄數曰吾念大姓卒 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為不可學而諸弟若姪詵詵悃愊 童承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殺取予之術坐致千金凡 學程生東具棺飲翁速曰暑溽如計須衆則事緩失立 令為才初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為故太 勤立門户不一再傳輸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間之白 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此翁由孤 集願併代民輸之嗣請其值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 .敬鄉錄

而之海之関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合項 余嘗與論今日之盗當以析取而不可以急攻徒擁 津津木已也於是弗得其死而死聞者惜之方東下時 儒 縣世為義居如其請遂刊石以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 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将大殘職萬有一窮與且 而先使随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審項 釋道之書使子弟獨客周旋其間 四方之遊士雖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 此其為善之志殊 散 不 大

らら

卷三

久己日月 Aiti 不過一 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 鎗杖手筆选進而撓之可以旬月而擒耳翁喟然曰 延乃易撲滅今盗據睦山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雖梁 他盗不得 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帥之底幾人人用命吾州 所以歸之意也盗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 郡 一舉而得正如善排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 相因而起盗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 問若姑置勿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 敬鄉绿 生 北

滅 弗 破矣其後盗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書馳保翁家久之 ift 技 有屠大防者强力絕人少習為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 刑 功大夫其子弟其奴並入貴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 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 ·禮忍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 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淹回而翁之弟 而精平居飲耐無所施其勇往往取牛羊殺食之 較有天幸得脱主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盗不 待 数 足 破

金少口屋

111

卷三

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宏司 屈膝事中贵人乎判大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聞而高 遠近盜以不敢窺婺守令必不逸他盜必不起而平民 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十以六年二月丙千英縣 欲使因已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 在京師賓遊接武争願出力為翁用有善中贵人者功 出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用屠為之倡威著 腦必不至於塗地其為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

7. 17. 1. 1. 1.

7

在狷奈何嬪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太醫助教宗公璋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 有微意宣其崇進奸雄之勢級級文士鮮足與議必 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吕孫具貨殖之智遭史所推 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尚幼女 昌女二銘日 鄉録卷三終 四 曰 殆

多定匹庫全書

卷三百